

藏传佛教寺院艺术

作者：张世文
西藏人民出版社



西藏文化旅游丛书

藏传佛教寺院艺术

张世文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传佛教寺院艺术/张世文著. -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3.1

(西藏文化旅游丛书)

ISBN 7-223-01496-2

I. 藏... II. 张... III. 喇嘛教 - 宗教艺术 IV. J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1038 号

藏传佛教寺院艺术 (西藏文化旅游丛书)

作 者 张世文

责任编辑 西绕拉姆

封面设计 丹朗

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市林廓北路 23 号)

印 刷 西南冶金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 本 787×960 1/32

印 张 6.875

插 图 2

字 数 132 千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1-2,000

书 号 ISBN7-223-01496-2/J·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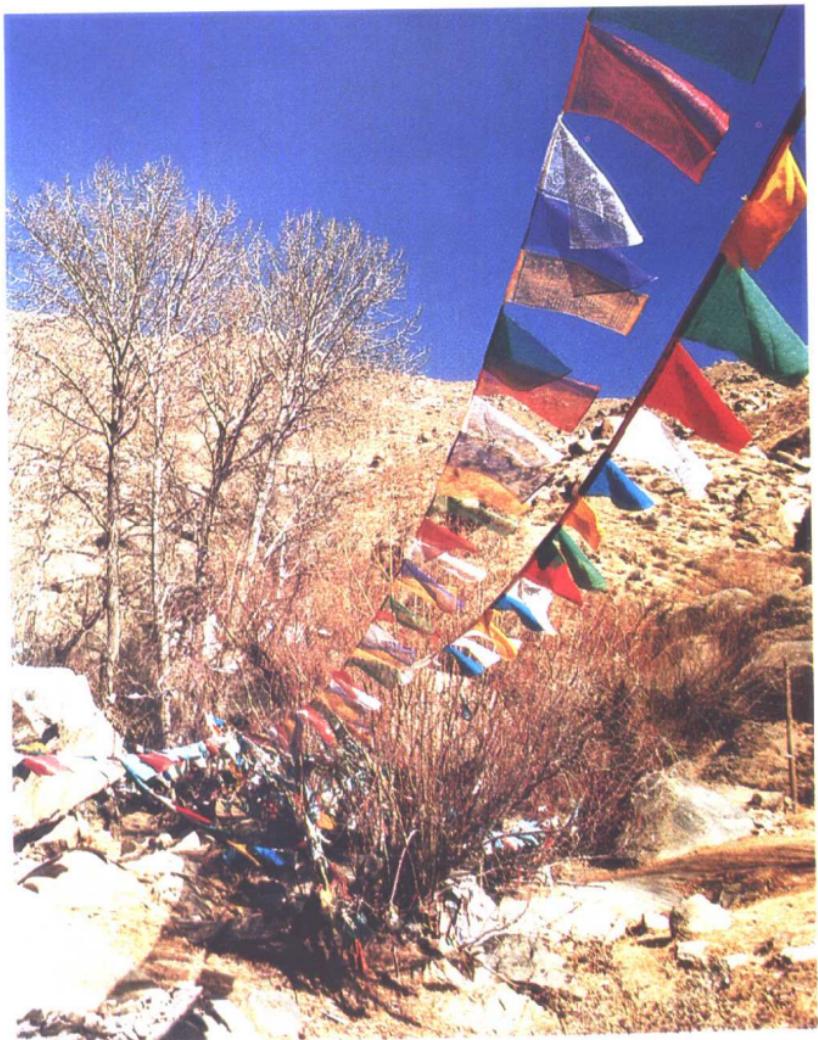
定 价 13.00 元



佛 塑



壁 画



隆达



曼荼罗画(一)



曼荼罗画(二)

引　言

藏传佛教是因青藏高原上的原始宗教苯教和由汉地、南亚地区传入的佛教相争相融而形成的宗教类型。这种宗教在初播时期,统称为“佛教”,主要原因是僧侶认同其所宗教化为乔答摩·悉达多所立之佛教,但世俗文化对这种混成宗教的诠释有根有据地与僧侶认同呈现出不同的指称言说:前期称这种混成宗教为“喇嘛教”,后期称这种混成宗教为“藏传佛教”。新近统称为“藏传佛教”。在青藏高原上无论称“佛教”、“喇嘛教”、“藏传佛教”实际上所指教是同一品宗教,在此趣俗地称为“喇嘛教”,实际上应正式称之为“藏传佛教”。

早期佛密在传播过程中,重密咒和修炼,不治僧伽和理论,很快几乎被苯波教和民间心智中的巫咒观念淹没了,徒存形骸和名称,其宗教实践与苯波教没有明显区别。随着吐蕃王朝伟大的政治家松赞干布治文字,崇文明,改装束,易风俗的政令行出和倡导,佛法同时被强调其信仰价值,近而在西藏地区出现了佛教昌盛的新局面,直到朗达玛灭佛运动为止,就藏传佛教而言,形成了佛教的前弘期,出现了大型的道场——佛教——前藏的桑耶寺是其传法译经的根本道场。桑耶寺所出为宁玛派(红教),以“大圆满法”立教,由莲花生所传,比西藏藏传佛教

的任何派别要早上 300 多年。桑耶寺因此在道场和道法意义上都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到后弘期产生的第一个教派是噶当派,由阿底峡所传,仲敦巴等所立,这个教派自印度已发展了的密宗典籍中大量翻译佛典入藏。宗教实践上重视佛语修习,认为成佛之路是可通过修习全部佛法来获得,并立志建寺授徒。在这个教派的一系列活动中,今林周县境内的热振寺成为该教法的根本道场。

在前弘期开展的大量译经运动使新密咒大量传布,另一方面,宁玛派僧伽娶妻饮酒,戒律废弛,一派村相。这种背景下,先处宁玛派,后从佛教新译派的新、旧密兼通的昆氏家族之贡觉杰布在萨迦地方建萨迦寺而逐渐成为萨迦派之宗。因该寺供奉本尊三面喜金刚有青、白、红三面色,又称为“花教”。萨迦派以卓弥所传“道果法”立宗。萨迦寺的主持的传承由父子,叔侄的方式来完成,因此,它是藏传佛教家族化的标志。萨迦派开了大喇嘛、活佛拉章之先河。由于八思巴出任元帝师萨迦派曾声名显赫。

后来兴起的教派为噶举派,意为师长身授真言。由于重师徒亲授,故支派繁多,开始的噶玛派总为两条:红帽系和黑帽系。而著名的帕竹噶举主持在发展过程中集神权、族权、政权于一身,开创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先河。公元 1351 年攻占萨迦寺,建立帕竹政权。最后建立泽当寺为其著名的道场。今有楚布寺为噶举派的著名道场。

在藏传佛教于前弘期有了如斯发展后,在西藏历史

上出现了著名的朗达玛灭佛运动，毁寺逐僧，因而使藏传佛教遭到了致命打击。838年立朗达玛为赞普，开始灭佛运动，842年被刺身亡，他是吐蕃王朝内政的牺牲品，实质上藏传佛教也就因此成了吐蕃王权的世俗支持力量贵族集团的牺牲品。吐蕃境内纷争日起，无复统一。某种意义上，藏传佛教从此进入了世俗化的磨合过程中。

直到六百多年后出了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宗喀巴时，藏传佛教才有了最有影响力的重要派别格鲁派（黄教），格鲁派打破师门保守，提倡僧侣持戒，注重先显后密，显密并修的道法理念，故称为“格鲁巴”——善规——派。格鲁派以甘丹寺为著名的根本道场，而后又有哲蚌寺和色拉寺，于拉萨互为犄角，这都是著名道场，人们称“天上有太阳、月亮、星星；地上有甘丹、哲蚌、色拉”，可见其重要性。格鲁派在日喀则地区建有著名的扎什伦布寺，与拉萨三寺并列有名，为格鲁派的四根本道场。格鲁派以噶当派为基础兼容并蓄诸教派，一改僧人淫乱败绩状况，不但持戒律，讲闻思，而且重佛释而轻本尊，由显而密地显密并用，整肃释风，而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教派，它开创了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一直持续到今天。

目 录

引 言

第一章 藏传佛教的空间世界.....	(1)
第一节 寺院.....	(1)
第二节 塔	(19)
第三节 修行地	(38)
第二章 藏传佛教和雪域	(48)
第一节 拉卜则	(49)
第二节 经石堆	(61)
第三节 崩康	(73)
第三章 藏传佛教的意志写意	(86)
第一节 经幡和耗旗	(90)
第二节 法轮和佛教岩画.....	(110)
第三节 佛塑壁画唐嘎.....	(125)

第四章 藏传佛教器用	(163)
第一节 僧服	(166)
第二节 法器和圣物	(180)
第三节 曼荼罗	(196)

第一章 藏传佛教的空间世界

藏传佛教的空间世界，实际上就是藏传佛教的道场的现代理解。道场一词，是象形文字的古写习惯，在佛教初被汉族或说汉语言使用区的人们听说时，人们便把僧伽聚落的特定空间叫作“道场”。很明显，这是人们以道教指称方式来喻解佛教的历史胎记。

后来的文字史上，“道场”一词不但从僧伽聚落空间的含义上使用，而且还把僧伽聚落行为特称为“道场”，有道场，做道场。这使道场概念复杂化。这个词在明清小说散文中进一步引伸得世俗化，人们聚处可泛喻为做道场，如：“做了一处水陆道场”，等等。

第一节 寺院

藏传佛教的寺院建筑丰富多彩，各有特色，但又有一般共性可以寻求。

寺院，无论在佛教诞生的南亚次大陆上被人们兴建，还是后来的日子里佛教北渐到雪域高原时被王权所布施，其成立的首要意义并不是宇宙象征或理念写意，而是特定人群僧侣的生活空间。作为出家人的僧侣，可以别离家园，但是他们却不能回绝栖身风雨的生活空间。

当年,那个在菩提树下觉悟的王子开始思考人们的生命意义时,本来还没有寺院。他出走王宫,而脱离人生地去思考人时,多栖身在被称之为阿兰若的林泉之间,衣衫褴褛,化缘而食。后来他悟出人应该趣知,趣觉地理解人和世界时,他便提出了佛即觉悟的人的概念,受到人们的尊敬。而后,这位身着百衲衣的王子思想被世俗王室听说,而给予他一定的物质支持,资助食粮,帮忙住行。后来,请他在指定的地点为听众讲说他的思想,称之为说法,而这个指定空间就是说法处,也是乔答摩·悉达多的生活空间。如鹿苑说法时的鹿园。这种说法处就是空间意义上的寺院雏形。

随着乔答摩王子的思考被人们认可,听闻习学于说法处的俗世黎民也就自然增多,不但师事王子,而且争取按他的思考去实践成佛之道,即趣知、趣觉,最后使自己成为佛——觉悟的人。这种对王子的思想的了解者的增多,使说法处不再仅仅是说法者的生活空间,而是其传播思想、疏导趣味之一种类似学校的精神性实用空间。听众越多而且越经常时,就需要固定而且足够使用的空间,这不再是布施给赠所能做到的,而是需要去建设。当人们为“觉悟的人”的思考者们兴建其生活、讲话空间时,实际上才有了古朴简单的寺院。

寺院的成立使佛教的精神开拓有了新的招式。如,用一些感性的表达方式绘画、雕塑来使佛教僧侣们的生活空间和宣教空间来告诉人们佛教思想的来源、发展、道德要求、价值判断等。这样,空间写意意义的寺院建筑便在南亚次大陆上出现了。佛本生故事、佛教思想体现者

形象,像教科书插图似的留在僧侣们对寺院建筑的艺术藻饰中,久而久之,绘、塑成了佛教寺院不可或缺的精神组成部分。成为寺院区别于俗世生活空间的区别特质,是一种象征。在教派纷繁发展时,寺院空间的精神表达部分也就愈趋不同,也就有了建筑和艺术的派别印象。寺院发展到成熟阶段时,格局设计、形制处理的理念本身也在寺院建筑中以可感知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这种寺院建筑的精神或说艺术特质超越了僧侣生活空间的基本实用意义的现象普遍成立时,佛教寺院才在较全面的含义上产生。这时,僧侣的生活空间,实际上由于俗民们要通过观瞻、感受寺刹氛围而了解佛教的思想实质,来来去去,也就成了一种社会生活中富有特质的公共空间。僧侣的生活空间、宗教的精神写意或艺术表达空间、俗民的接受空间或社会的公共空间这三种含义就成了寺院建筑的空间含义。

藏传佛教在雪域高原上以教派衍生史的方式演成时,并没有在空间沿革方面经历佛教在南亚次大陆上经历的由无到有、由简到繁的发轫历史,因为藏传佛教宗教奉佛教,它在雪域发展时,佛教的理念是其先前的理念,所以在寺院建筑方面它可以承袭南亚次大陆上的寺院建筑的空间含义,但是又有所不同。而且不同之处是深刻的,它能让面对它的心灵真切地感知到那悠远的藏民族智慧在寺院空间内表达出的精采,而当人们真切地了解到藏民族的智慧之后,才能明白藏传佛教为什么是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圣迹以寺院为著称,而寺院则多维地反映

着文化和历史,从而使藏传佛教圣迹道场以多种方式给出历史的言说。藏传佛教道场建筑以朗达玛灭佛而分出的佛法前弘和佛法后弘的划分而有不同的空间意义。前弘期里以旧密和新密的译续为主,因而在道场建筑方面,表达出了密宗特质的宗教理念和世界理念。后弘期的展开是在前弘期后期大量出现著名译师卓、俄、仲、三素尔等等的基础上,对原始佛教(佛密)——的理性理解或说文字知性理解普遍化,在师语录集被视为成佛必修之道等情形下发生,所以后弘期遂以显宗为主,强调了僧侣不能那样处在神秘的有类神巫的状态中。这是藏语言文字带给藏传佛教的真正福音。藏传佛教本身在雪域高原上由于文字生活的拥有而有了开阔的相关宗教和世俗的理解力和精神态度。这样,因前、后期的佛法弘扬而使藏传佛教有了不同式样的道场处理方式,而这是解读藏传佛教道场的关键。

藏传佛教的早期道场建筑,以寺院为主,但是在对建筑物的空间象征的解读认知上,存在着塔、寺混成或说塔、寺不分的一般空间指向世界和宗教理念的二维象征。这与佛密首先传入雪域有关,密宗是奉行一种即身成佛并且倡导个人苦修、密修从而获得圆满成佛的大型宗教派别,属小乘。在闻思与实践上相比,它是佛教中的实践派,富有主动理念。正是这种佛教派别先期渐入雪域,雪域才有了前弘期的密宗教理和西藏早期的道场建筑:寺院。

体现在前弘期出现的寺院上的佛教理念分宏观和微观二种。就宏观而言,佛教密宗和佛教显宗而言都是一

样的：有共通的并且是虚拟的宇宙观即香巴拉理念。世界以须弥山为中心而有东胜身洲、南瞻部洲、西牛货洲、北俱卢洲，在这四大洲各相毗连处还有八小洲。在认知宇宙方面又有大千世界理论支持。如：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等等。据说，人类就在南瞻部洲上，而后期佛教中几乎认为岩石的冈底斯神山就是须弥山。这是藏传佛教在佛教中寻求主体地位的一种非常曲折的反映。这种宗教式变在原宗宗教中的主体地位的寻求，并不仅仅是后弘期格鲁派成势后的联想，而是前弘期小乘佛教的密宗教理直到今天都在一直坚持的东西。但是南亚次大陆上的旧密宗并没有在它的故土获得这个心愿。产生于部族杀伐时代，以反思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时才算觉悟的人这样一种方式出现的佛教，在南亚次大陆上的杀伐中集腋成裘地继续时，注定着它要式微。而密宗初次北渐雪域时，正是佛教在南亚次大陆上极不景气——没有政治力量对它产生热情的时代。密宗北渐向雪域，实质上它面对的雪域是一个无文字的世界，但是密宗的僧侣个体主体性、实践仪式、成佛理念，或真或幻与苯波教的萨满宗教理念及其人与神通的个体定位相呼应，所以，无文字的雪域可以识别其为一种宗教而在村野闻知。渐渐地密宗经历了雪域王权的青睐而与苯波教发生了相争相融的历史遭遇。密宗获胜后，得到了王权的支持，使它一跃而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佛或思想统一理念的代表者。这对密宗和王权来说，太不够需要了，因而佛教或说佛密的思想存在及思想内容的感性表达成为政治和宗教都迫在眉睫的问题，这是藏传佛教道场产生的主要动力，寺院便